故乡翠竹

傅小菊

在我的故乡英将，您无论沿着公路还是循着小径走上几十里，都走不出翠竹的怀抱。登高远眺，那随山势跌宕的修篁连绵起伏，一望无垠，犹如波涛万顷的碧海。

行走在故乡的路上，有时，一根翠竹弯在路上，像似作“请”的姿势，邀我步入故乡的厅堂；有时，翠竹又从路的两边合围，像似给我热情的拥抱，那故乡的亲情悄无声息地扑进我的胸怀，融入我的心田。

我喜欢赶在春天回趟故乡。走进竹林，凝神屏气，聆听春笋“嗤、嗤”破土的声音；聆听嫩竹“噗、噗”拔节的声音；聆听竹叶“沙、沙”作响的声音；聆听泉水“叮咚、叮咚”的声音，这些声音时而独奏时而交织，幻化成故乡独有的竹林曲。我的心被这曼妙的曲子温润，变得孩童般单纯，于是，一会儿顽皮地坐上竹笋，感受笋尖戳臀的滋味；一会儿又揪住弯低的竹梢，摇来荡去，欢笑声惊叫声在山谷里回荡。

竹林里，新老竹子错落有致，新竹通体呈淡绿色，就像新生的婴儿，毛茸茸的。微风吹拂，竹枝摇曳，宛如绿孔雀开屏的羽翼，给人美的享受。“竹深不放斜阳度”，置身稠密的竹林中，真的什么都可以不想，只想静静地深吸清新的空气，静静地嗅吸翠竹的清香，静静地欣赏竹杆、竹枝、竹叶的千姿百态。竹林茂密，泉水自然澄澈，路两边或滴珠，或成线，或几绺，或涌成瀑布，而后汇成大大小小的溪流。山因水而增添了灵性，倒映在水中的竹影又衬得溪水更加迷人，山水竹和那些若隐若现的村落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故乡画卷。

仰望翠竹，忽然想起几句诗：华夏竹文化，上下五千年；衣食住行用，处处竹相连。这几句诗像是对故乡翠竹的诠释。故乡翠竹谦逊、秉直、尽己所能：食者竹笋，喝者竹筧，炊者竹薪，庇者竹瓦，载者竹筏，路者竹铺，书者竹纸，真不可一日一时无此君也。

故乡曾是竹纸生产基地。

每当春笋拔节抽枝长成嫩竹时，就抓紧时机砍伐，尔后一根根叠放在料塘，引山泉水浸泡沤软。故乡人一年到头都是忙忙碌碌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齐聚溪畔料塘，将竹条剥丝晾干。二哥四弟在料塘爬上爬下打捞竹条，汗流浃背。公公、婆婆和两个妯娌手指浸得发胀发白像一根根萝卜，但仍坚持从竹条上剥下丝丝缕缕。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缕缕竹丝，我的心又酸又疼，眼泪在思绪里淌落。那薄薄的纸张需要多少汗水的浸润呀！又怎能不倍加珍惜呢？

有一年春节回故乡，赶上二哥四弟在纸坊操纸，我端详他俩操纸的身姿，手脚是那样的轻盈敏捷，动作是那样的飞快麻利，技巧是那样的熟练自如。此情此景，令我情不自禁吟诵清人的《竹枝词》：

未成绿竹取为丝，三伐还须九洗之。
煮罢篁锅舂野碓，方才盼到下槽时。
双杆入水搅纷纭，渣滓清虚两不分。
掬水捞云云在手，一帘波荡一层云。

铅山造纸是载入史册的，据史料记载：铅山造纸始于唐，闻名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纸部》云：“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勤劳睿智的故乡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将一根根嫩绿的翠竹经过繁杂的七十二道工序变成了一张张、一叠叠的“连四纸”“关山纸”“毛边纸”“书川纸”。这些纸铅印过百姓了解时政的《民国日报》《东南前线报》《赣东北报》，倍受过历史最悠久的出版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书写过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得以源远流长，铅山竹纸功不可没，故乡翠竹功不可没。

竹纸使南腔北调的人在故乡聚集，幽静的山村热热闹闹，但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价廉的机器纸渐渐取代了工艺繁杂、价格昂贵的手工纸。故乡变得寂静而缺乏生机，故乡翠竹就像经历大雪覆压。竹纸卖不出去，青竹卖不出去，怎么办？“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故乡人不等不靠，北上北京，南下广东，东去江浙，没有本金就打工，没有技术就学习，没有人脉靠勤奋，没有朋友靠诚信，从小打小闹开始，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积累经商办厂经验，硬是创出了一条条致富路。他们致富不忘党恩，在温州瓯海成立了中共英将乡流动党支部；他们致富仍念故乡情，山村的楼房似雨后春笋一座座拔地而起。每当春节期间，从外地开回家的小车络绎不绝，宝马、奔驰、保时捷……让人惊叹不已！

常回故乡看看，看看兄弟妯娌，看看堂叔堂婶，看看乡里乡亲，和他们聊聊家长里短，聊聊门前屋后的翠竹。二哥用十几根翠竹搭建的新晒台四周爬满了南瓜、丝瓜藤蔓，金黄色的喇叭形花儿招引蜂蝶飞飞停停。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在竹架上蹦蹦跳跳，兴高采烈。我也像孩子似的迫不及待地爬上去，站在上面，仿佛自己一下长高了，可以眺望更远的村庄，更远的翠竹。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板桥的这首《竹石》我不知诵读了多少遍，今日再吟顿然觉得那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故乡翠竹不就是故乡亲人的真实写照吗？我敬佩故乡的翠竹，更敬仰故乡的亲人。

报台琐记

刘力

一段与青春梦想结缘的岁月，已经在我心中窖藏了四十余春秋。

一幢两层小楼和一幢七层办公楼，被称为老美术楼、校长楼。老美术楼里有大学校报，校长楼的底层则是学校广播台，它们和青葱风华，一同刻在我心中。

我第一次到大学报到，被同学迎送到宿舍。我被学长们的热情感染，在行李箱上写就了《入学小记》，后在广播台播出，又刊发在校报上。

就这样，我与校报、广播台结下了情缘。

不久，校报招聘学生记者，我积极参与，并有缘结识了余功建、王力农两位兄长般的老师。记忆中的余功建洋溢着朴素，骑着惹眼的“二八”自行车，穿梭在校园，采写新闻。王力农更多的是严谨严肃，他能居室一坐便一日，直到一份手稿落地，脸上方会露出夹着慈祥的笑容。与他攀谈，话匣如流水。王老师是我每篇稿件的审读者。

更有意义的是编辑部的同学们，有文有理还有音体美专业，以梦为笔，尽书岁月激情，绽放青春风华。新闻与写作成了共同的话题，文变活了，理变通了，学科融合，又成了文理交融的平台。思想的沟通，心灵的碰撞，给这群人注入了生命的养分。

大学后半段，老师让我负责广播台的工作，在媒体极少的时代，校园广播的魅力不可小觑。每年两次的校运会，便把设备搬到运动场，纷至沓来的稿件伴着运动员的身影在眼中更迭。那种快速阅稿审稿的节奏，是促成好编辑好记者的佳径。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仍会站在播音台的原地回味曾经的交响曲。

1986 年一月，寒风阵阵，我准备实习，即临毕业。广播站牵头制播了一期特殊的节目，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十年。我与音乐编辑乘公交买唱片、磁带，到图书馆翻资料，编写稿子，请历史老师审核，由播音员播出。我在校园主干道上行走，看到师生们不由自主地伫立，默默流下热泪。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迎来了离别的时光。在报台举办的欢送会上，我含泪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如果爱，请深爱，爱到深处满路花开……”

两位老师后来都离开了校园，成了地方颇具威望的行政干部。大学毕业后，我从教不久被招进了机关，做宣传工作。

师言，校报不仅办报，更育人，信念与坚守感染了一届届的新生，四十年如一日，育人无数，似酒似甘霖嵌入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心远航梦飞扬。我离开江西，在邻省大学任教，在政府机关爬格子，在作家班深造，回江西后，便扎根在宣传一线。如今回首，恋情甚深，从新闻、外宣到网信，凭着报台基础加上不辍求学，理科生扎根文宣领域。

红尘往事水流深，我本多情天性真。长长的日子里，再无缘听到校园广播，偶读师大校报，便如获至宝，细品每一字句，一如旧时校对，眼眼皆是敬仰，唯此可亲可昵。

走在人生的路上，一刻也没有停止写作，有父母的期盼，有校园哺育的原动力，众多作品见诸书报网台时，便会把思绪流放到那些日子，温馨甜蜜在血管里奔流。

青春已不再。我常常会回忆那时日子、那些人。许多学友成了名人，活跃在大江南北的宣传战线。我也未改初心。

醉在年味里

陈万民

腊月，应邀前往陈坊乡过小年。到达陈坊时已近中午十二点，却丝毫没有感受到过年时弥漫四溢的喜气，除了来来往往车子的鸣笛声，用冷冷清清来形容此刻的陈坊毫不为过。

在陈坊乡政府，乡党委书记打趣道，中午随便吃点，大家留些肚子，免得过小年时，看着一桌子好东西吃不下。我不以为然，觉着还是将饥肠辘辘的肚子填饱为妙。

1 点钟左右，不知哪里炸响了第一声炮仗，扯出了一串串此起彼伏喜悦的鞭炮声，整个陈坊也随之沸腾起来。走上街头，家家户户大门敞开，八仙桌、圆桌上变戏法般各种佳肴、美酒瞬间已林立其上，犹如伏兵似的人群也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每到一处，都能听到主人诚挚、热情的邀请声。一时间，整个陈坊乡鞭炮共烟花齐放，美酒与佳肴同尝。

我们来到余家湾新村，远远地就感受到了该村幸福的年味。新建的楼房张灯结彩，家家门前都簇拥着来自各地的亲朋好友。男主人发烟陪客拉家常，聊国事。女主人在厨房忙忙碌碌，时不时捧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看到我们，正准备燃放鞭炮的该村村民小组长迎了上来，连拉带拽地将我们请进了他家。

一落座，主人便将斟得满满的、热腾腾的米酒捧了上来。酒杯刚端起，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脸就带着同样的热情，说着不同的祝酒词挨个前来敬酒。主人不善言辞，端着酒杯说着同样的祝词，一个劲儿添酒劝吃菜。主人上的是自家酿的米酒，没加糖，但一入口，那股纯醇的甜味直钻心脾，微醺之感油然而生，为美酒，更为盛情。看着满桌的美食，我为中午的贪食后悔不迭。酒没过三巡，大家的手机就响个不停，一家家的邀约催来了。

匆匆赶到乡会计家，只见大门敞开，三张大圆桌上米酒、白酒、各式饮料琳琅满目，鸡鸭鱼肉荤菜、素菜应有尽有，客人们围坐一起聊得正欢，长长的鞭炮铺在地上只等客人到齐便要欢畅淋漓地“鸣奏”。吃着不同的菜肴，感受着同样的热情和祝福，幸福的年味便愈发浓了。“陈坊是敞开门过年的，上门就是客。来的客人越多，预兆着主人得到的祝福、幸福越多！”同桌告诉我。

梁实秋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过年须要在家乡过才有味道。”我想，这种味道绝非在家乡吃几顿饭或品尝几种土特产所能涵盖，而是一种深入骨髓浸透灵魂的年俗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精神的东西，多少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使得过年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

春江水暖鸭先知，幸福不幸福，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杆秤，来衡量和体验自身的幸福。我们应停下匆匆的脚步，审视自身，表达由衷的心声和渴望获得幸福的愿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观，只有自己才是幸福的主宰。

求学之路（之三）

方乃松

8 月下旬，我正在与几个在校农场打工的同学，干得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高三的同学，你们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们急忙放下手中的农活，飞跑去学校，在一大堆信件中，找到了自己的信件，撕开一看：“江西大学新闻系”几个字赫然在目。我高兴得跳起来，真是“如愿以偿”。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走了几步，校长王彬看到我，问：“录取哪个学校？”我如实相告：“考得不错，新闻系好。”

校长接着问：“哪天去报到？”我随口答道：“路费都没有。”他笑了一下，说：“写个报告，给你解决。”我跟着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大笔一挥，批了 5 元钱路费（上饶–南昌火车票价 2.5 元）。学校两千多学生，我是初中部唯一一个填了“入党志愿书”的学生，他才记得我并与我这样亲近：“王校长，谢谢您！”我心里默默地说。

新闻系是当年文科的热门，录取率很低。我之所以能被录取，要感谢地理老师周厚生，这个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他，为人忠厚，知识渊博，在上饶乃至江西全省的地理老师中，地位显赫，名望很高。当年我的地理考分近乎满分，功归于他。另外，作文题目让我抓到了，所以语文也得分很高，四门课，两门得了高分，让我顺利跨进了新闻系的大门。

那一年，我依依不舍，满怀豪情地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大学了，中途正好去鹰潭大姐家通报一下，让他们知道一下我上大学的讯息，姐姐多年的帮助没有白费。姐姐家搬到鹰潭，是我那善于交际的姐夫，凭着聪明、活跃、大气和为人厚道又讲义气的本能，于前一年在鹰潭铁路做木工，与路局的人交上了朋友，并很顺利调入鹰潭铁路建筑段工作，成为正式的铁路员工，很快分了一套难得的住房。姐姐一家看到我考上了大学，很高兴。离开时，又腾出了一个“木工箱”，让我装破衣、书籍，又拿出了五元钱塞给我，她一大家子（这时已有三个子女）要开销，我真不忍心要，但我口袋只有六元多钱。穷姐与穷弟，患难见真情。

依依不舍离开大姐，下午 3 时半到达南昌，一出车站，迎面看到“江西大学”的校车，车子旁边，有一面写着“新闻系”横幅的平车，自我介绍后，他们热情地给我搬行李。校车开动了，我激情澎湃，进了大学的校门，开始了新的生活。

开学了，我的助学金除了吃饭免费之外，每月还给 2 元零用，不久，又发给我一个蓝布新棉袄，太好了，心满意足。南昌蚊子很多，我的初中同学吴哨峰把一顶蚊帐和两件旧衣服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一辈子都记得他。

我校是 1958 年才开办的，校本部正在大兴土木，现在的校舍是借住人家的房子，设施较齐全，条件还可以，但住的地方窄了一些，我们一个房间住了八个同学。上课第一天，系主任于生与我们见了面，他是“老延安”，原是新华日报记者，解放后是新华社驻南京分社记者站站长。这时的他，年事已高，有点老态龙钟了。

开学时的伙食还可以，两个星期后就差了，后来愈来愈差，粮食本来就不够，两个月后每月又减了四斤，由 36 斤——32 斤，早上稀饭敞开，大家拼命喝，我们的班长喝得太多了，上第一节课憋不住了，尿流一地后慌忙从教室里跑出去上厕所，搞得他和大家一样哭笑不得，难堪死了，真是今古奇观。粮食一紧，怪事一件接一件。第二个学期，我们宿舍里出了事：一个姓彭的同学“丢了饭票”，报告系里后，系党支部要我们全组开会，动员互相“揭发”，搞得人人自危，个个狼狈，无法收场。那时的菜，无荤、无豆制品，经常吃包心菜外老叶制的“黑腌菜”，与猪食没有二样。我们同寝室的一个同学饿慌了，晚上跑到食堂偷饭吃被抓，系里又叫我们室开会批评。他是一个老实、本分，学习成绩又好的人，他与我一样父亲早亡，靠母亲洗衣为生的穷苦人，穷得饿得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才“偷饭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他，本来喜欢发言的我，怎么也开不了口，真是天涯沦落人！饥荒年代，逼得人走歪路，这是社会造成的。

供应越来越差，饥饿——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同学们个个脸黄肌瘦，得“浮肿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在这时，我突然“肚子痛”起来，跑到医务室，一个“半桶水”的老医师给我看了一下（新学校配不到好医师），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胃神经痛，不要紧的。”叫我好好休息别去上课了：“可能痛一下就会好的。”可是，我一连痛了三天才好。一个多月后又发作，老校医看到我瘦成皮包骨：“痛”得呼天喊地，马上叫来校车把我送到省第一附属医院，年轻的值班医师听了“老校医”的“汇报”，什么话都没有说返校了。回校后，一连痛了一个星期，差点去了“西天”。从此以后，体质更差了，整天昏天暗地，无精打采，我问校医我得的什么病，他轻描淡写地说：“胃神经痛。”我原来记忆力强，现在整天没有力气，上课昏昏沉沉，拖了近两年，三年级下学期不得不休学回家。

我的病，实在是“太简单”了：“胆道蛔虫。”我工作后的第二年：“病”又犯了，医院的老医师方积春听了我的“病历回顾”，他笑那“老校医”：“太粗心了，这么简单的病都弄错了。”庸医害人。

这一病，记忆力严重衰退，看书一边看一边忘，是搞文字工作人的“大敌”，严重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上学的路划上了句号，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重走年少求学路

侯善金

我去黄圳村采风，带着孙子、孙女一起走路去，可以看大自然美好风光，享受着清风吹来爽快而舒服的感觉，同时可以对孙子、孙女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教育。

2022 年 11 月 2 日早上，我们不坐车从县城出发走少年时读书走过的路。孙子、孙女们不理解问我：“为什么爷爷很多车不坐，而偏偏要走路呢？”我说：“走完了路你们就知道了。”从白沙岭、光明农庄、前占、曾公桥、黄家排、瓦石塘到达黄圳，走了两个小时。边走、边看、边想、边说，想起读书时走这条路与今天走这条路情景对比，说给孙子、孙女听，他们就像听故事一样新鲜、有趣。

13 到 15 岁在县城岑阳中心小学读高小二年，住校。每个星期要走田埂、荒山野岭小路十五华里，肩挑大米与菜到学校。顺着这一条路有一条小河从我家西山坞直通建作的岑港河，一年四季都是细水长流，水能灌溉两岸的农田。从家到白沙岭到处都是农田，山上有的是毛草山，有的是光秃秃的荒山。从曾公桥到白沙岭这段路没有人家，只有一座小庙，如今倒塌变为平地，都是荒山野岭、羊肠小道、是黄泥土，下雨脚踩下去拔不出来，滑得像踩冰块一样，还经常有狼出现，一个人不敢走这段路。

今天走这条路发现原有小路都没有了，变成了水泥路，我顺着水泥路边走边看，看村容村貌的变化，看小河水圳、水塘都是用红石结好牢固，水不会冲倒河堤，塘栋整治得好，看山林连成一片，像是一条绿化带，看果树结出丰硕的果实，看各村栽种桂花树、草坪。看清洁卫生，村村垃圾箱排列整齐，正好姚家乡来了一辆运垃圾的车把村里垃圾运到垃圾场去。

黄家排村建了文化活动中心、花园，供村民们休闲娱乐。看各村拆掉土坯瓦房，建了一栋栋一排排整齐的新楼房。特别是白沙岭简直无法想像，过去这里是荒山，狼嚎鬼叫的地方，如今建了几十栋新楼房，变成了一个新村庄，如今到处都是旧貌换新颜。

走到黄家排村口，看到山上有扶贫项目种植柚子几十亩，现在长势很好，明后年可以结果。在瓦石塘董家门口看到水田种植草坪有二十亩左右。看到黄圳村的水田租给山东客商种植葡萄 200 亩左右，年年丰收。看到原铺前煤矿的破旧房子，空闲地现已被公安部门改建它用。

看到前占村村民正在用挖土机挖泥，把塘挖深用红石加固结牢塘栋，以利今后储更多的水。

今天走的路与读书时走的路完全不一样，过去走的是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巴路，今天走的是水泥村级公路，而且通到各家各户，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出行。

通过今天重走读书时走过的路，看到农村的变化很大，人民群众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群众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黄圳回县城带着孙子、孙女走岑港，爬北门岭到家。北门岭是红军、解放军两个时期解放县城必经之路。今天我们走少儿求学路回家后，孙子说：“今天我们走了当年爷爷求学走过的路，又走了红军、解放军爬过的北门岭。红军、解放军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功劳。我们今天走了这么多路，又爬了北门岭虽然累了，但是得到锻炼，知道了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我们不会忘记前辈们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付出。要用功读书、学好知识、长大成为国家有用之人。”

上饶市原创公益广告系列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读书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上饶历史
上饶图册
上饶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 宣